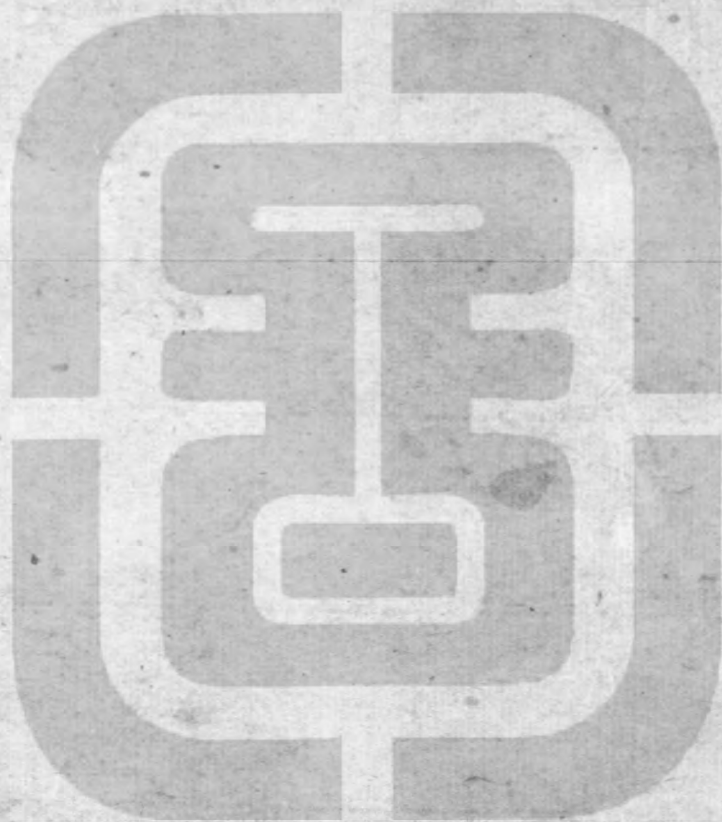


202-204

二  
三  
五  
八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晉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  
卒有詔追謚曰文貞先生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  
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進散騎常  
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武帝聞其名

以問立對曰臣誠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  
常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惟讀書不游城  
邑及晉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以東州儒素太傅謝  
安舉應選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  
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好為  
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制  
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

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誥初范甯與邈皆為  
帝所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  
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疆族乃為  
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  
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醋媿之  
累而奉上統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內  
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誼  
譁道子曰君特有暢不節邈對曰邈陋巷書生唯以儉  
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

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  
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  
授太子經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遇也東宮  
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缺劬勞在右  
帝加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  
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駙騎將軍龍安元年遭父憂  
哀毀病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識者悲之所註穀梁  
傳見重於時長子轄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秘書  
郎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祖父魏大鴻臚父  
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  
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  
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  
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  
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織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制  
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正敦專權衍私愛書於大博士霸  
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帝知至丞相由是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少尚隱遁加以好  
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遊博綜衆書家於豫章太守殷  
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庾爰以宣素貧加  
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愛問宣曰君博學通綜爰何以  
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  
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大儒  
然不與世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  
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  
老莊何由識此宣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

中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在郡立鄉教授恒數  
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  
嗣位預尚帝妹高陵公主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  
令旣成預爲之註解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大事輒  
居將帥之列旣立功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衆家譜策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  
成一家之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  
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秋作傳遂自孤之行

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而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錫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改姓焉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令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東廣微人莫及也太康中郡

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甘雨注衆謂哲誠感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霖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東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君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爲掾轉左著作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封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義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十筮師春似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

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世數次言丘藏金  
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  
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  
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蚪  
蚪字多燼簡斷札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省在  
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晉武帝嘗問  
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之水濱洗板遂  
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

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  
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寸  
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玉簡一枚上兩行蚪蚪書傳  
以相示莫有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知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年四十卒其  
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

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以旌才為務同郡馬收  
試經為郎薦接於原曰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而孤  
居喪盡禮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原即禮命接  
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少孤無  
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永寧初舉秀才是歲晉惠  
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  
中郎及東海王討王顯尚書令王堪上請接補越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常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  
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註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云  
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子不學也聚徒教授以  
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  
經曼容素美丰采明帝嘗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衛  
盡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  
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座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子暉



伏暉字互曜幼傳父業能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言  
俱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  
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  
務安靜徙新安太守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  
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為國子博  
士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  
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多託疾居家尋留會稽築宅自  
表解任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御史虞曠奏以大不  
敬有詔勿論子挺

伏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  
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  
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  
迎謁於新林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臺軍時  
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東郊築室不復仕少  
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豪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  
隱靜後出仕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被劾會邵陵王  
為汪州攝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侯景亂中卒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王  
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  
為國子助教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叅軍侍皇太子講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  
已當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

嚴植之字孝原建平初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  
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悃  
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函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別次第折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記室叅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河東人少篤學編習五經尤精三禮仕魏為大常  
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  
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時論多之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三歲受孝經  
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  
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

乃還宮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五下過目皆憶  
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  
所更易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  
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  
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安樂  
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軌慙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卷

陳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  
簡文在東宮雅受經術引灼為西省學士灼性精勤尤  
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禿每削用之常  
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  
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  
直曰今日之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  
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布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  
武陵王帳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  
宴時造王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令雖多士如林  
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嗣位為國子  
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勅譏講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  
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  
安

齊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乃折  
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  
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  
瓛與汝南周顥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  
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尚書令及爵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侍為  
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  
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聞謝朓罷吳興郡未

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祚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荅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書何容復有宦情奏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大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常命駕式閣談論終日胤以若耶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

即林成樓因巖為堵別為小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有二人指一處云此中殊吉遂不復見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書舍人緒少以經

學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  
宋明帝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復轉中庶子後為侍  
中遷吏部郎奉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然諾  
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  
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  
年為中書令僕射王儉嘗云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  
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言南士由來少居儉  
此職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

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  
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度雖終日與居莫  
能測焉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侯六世孫瓛篤志好學  
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  
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  
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

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表繫薦為秘書郎不見用瓛素無  
宦情自此不復仕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  
以政道荅曰政孝經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在  
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  
軌之夫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蹈其覆轍雖安必危  
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政自過人瓛  
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  
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邨住在檀橋瓦屋數間  
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梁武帝天

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  
世初瓛請月令畢謂學士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  
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後魏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  
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獻之學者  
獻之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  
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

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  
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四方學者莫不高是其行義希  
造其門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  
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說後本郡逼舉  
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及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  
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  
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

錄數百篇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亂後  
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或決於獻  
之六藝之文雖不悉註所標宗旨頗異舊義

張吾貴字吾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  
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郡  
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祖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  
即便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  
傳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  
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來月吾貴請劉蘭蘭遂為講



傳三旬之中吾青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  
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  
此益奇之而氣凌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  
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  
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  
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  
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侯及先儒舊事甚

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  
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  
學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  
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  
教時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  
坐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  
過無禮見凌也令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畢而出少時  
蘭患病而卒

徐遵明字子荆華陰人幼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

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  
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數月乃私謂友人曰  
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  
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  
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蚕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  
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  
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李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  
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明聲譽未高遵  
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學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  
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  
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  
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告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  
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  
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  
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

考庶為校書郎為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張洪張龍詳等  
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正光三年奏行之  
子崇祖傳父業

李崇祖字子述時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  
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姚文安難服屐在傳解七十  
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儒生大服

北齊

李鉉字寶鼎北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  
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

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  
門下五年常稱高帝弟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  
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來  
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鉉以去聖久  
遠文字多有乖謬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剛五六於  
藝經註中謬字名曰字辯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  
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云多所通解尤明  
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屈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

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守定州以禮迎接  
命書三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至  
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  
王下聽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  
重歲餘請還王知其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不  
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歲時  
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  
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字子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

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不苟有  
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  
劉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不倦常閉戶讀書與儒  
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以三禮授晝又就馬敬  
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杖策入都知  
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姿意搜覽晝  
夜不息遂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藻  
言甚古拙制一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以呈魏收

而不拜收憤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高才不遇友孝昭即位好受直言畫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米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竟不仕卒於家

後周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紂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

餘一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齊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窟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親與寧可沮其先後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嗟服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

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  
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

魏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性質訥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  
季中依將軍段熲遇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  
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  
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  
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  
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

問左右左右莫對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  
卒不成為君弘農王即祚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  
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  
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註又  
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之  
而云必當先讀百篇其義自明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  
言當以三餘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  
緩亦有才學位至秘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

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洪與馮翊嚴苞交學最高洪歷守  
三邑令所在輒開黌舍新受諸生後馬超反劫洪作雲  
布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  
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作露布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  
泉長延康中轉為司馬王相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  
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十餘時人惜之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  
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  
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

囚遙引夏闕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知其故乃告潁  
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秘  
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每呼為薛君而  
不名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  
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帝引入坐定帝言與休曰此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其  
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後歲亦病亡勅教其子  
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擔

負經書每南客荊州採柎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  
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  
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  
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  
官長仰瞻天文嘆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  
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  
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鳥獸草之名莫若未詩左氏  
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  
四家義不復執文詞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

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聞公車司馬令南郡  
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令樂氏問七  
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畢遂歸鄉里時杜畿為大守  
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  
興至魏黃初中徵拜博士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  
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詳無愠色以杖畫  
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  
悉文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轉拜騎



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守宰正始中以  
年老罷歸門徒類于人

按漢鄭玄初為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  
書禮論語孝經度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  
肅易亦間行焉至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  
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  
末大儒徐遵明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  
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  
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

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  
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聰傳  
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  
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未  
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甚詩禮春秋  
尤為當時所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尚之門徐  
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  
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胃奴鮑季祥刑時劉晝熊安生安  
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

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  
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  
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敞和張思伯劉執思其  
後能言詩者多出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  
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刑峙張思伯  
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  
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  
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  
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

懷論語考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  
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  
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  
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  
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  
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同致矣

隋

元善雒陽人也祖義規侍中被誅善少隨父至河南性好

讀文獻通考

卷四

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資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聰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以高頴有宰相其嘗言於上及頴得罪上以善言為頴游說善憂懼消渴疾作而卒

何安字棲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安少機

警以伎巧事湘東王王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任青楊蕭春安任白楊頭時人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安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與蘇威有隙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為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房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

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  
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緯為定州刺史聞其  
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牛弘每稱為五經  
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鄭譔脩正  
樂章未幾擢為國子博士諸儒莫不稱為通博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少  
與劉炫為友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鄭懋問  
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智海家素多墳籍  
焯就讀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

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甲科與王邵同修國史兼  
叅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  
詒何妥房暉遠崔崇德崔頤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  
前賢所不通者每并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為  
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攷  
攷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  
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

竅其根本窮其秘奧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來博學儒無能出其右者

王通字仲淹隋山西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為國子博士嘗歎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通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夏殷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

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孝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甫冠西遊長安見帝因奏太平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令驗古凡十有二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屢徵不至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

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  
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可不勝數  
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如也十年尚書  
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  
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特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初通謂弟勸

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  
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  
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  
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為六  
部號曰王氏六經王氏雜錄又取薛收姚議所集門人  
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杜淹始撰成文中子世家阮  
逸中說時尚書陳叔達方撰隋史弟續持世家授叔達  
編之值太尉長孫無忌與王氏有隙叔達亦避太尉之  
權藏而未出

唐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請太學  
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賢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  
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者尚何觀  
重知其語召與友復研辯嗟嘆其能曠性方正舉動純  
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太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  
文遠及包禮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世  
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詩  
冠云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

方曉對莫能屈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  
正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  
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  
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世充平秦王辟為太學博  
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  
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  
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卒論撰甚  
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

賜之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  
游於小學家尤邃白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  
復興隋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  
雅學者推其該博藏於秘書唐正觀中以弘文館學士  
召不至即其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時太宗嘗讀書  
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註援驗詳復帝咨  
尚之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  
孫羅家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云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人少博覽精訓誥學善屬文仁壽  
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  
大夫累遷中書舍人轉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  
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手冊奏之工當時其未有及者  
太宗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寔亂師古於秘書省考定  
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詬師  
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義據該明出其悟表  
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天下學者賴之俄於拜秘書  
少監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註班固漢書



上之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時  
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  
論師古奏撰定封禪儀注書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  
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  
顯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  
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  
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儀穎達冠又年為最少老  
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人刺之匿揚元感家得免時太

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  
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  
為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久之拜  
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  
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  
不宜數面拆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  
致仕卒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積  
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義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凡  
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

言擢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則道奇其操謂父慶由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暨唐興士衡復講教於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見太宗洛陽宮帝擢爲崇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婪驕霍雖傾財事之無益於福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禍祚永反是而殃福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

因而規之然不能用也

工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聰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宜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而然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故仲由不能過制爲服孔鯉不能過暮哭母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者學未甚詳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驚寤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續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休沐講授未嘗輟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棄民利耶卒官所  
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

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衽曰精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置大篇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子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前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子韶對策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

驚自沮令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省感時遇物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策中言及偽豫事豫聞勝其忿手劔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惡積福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授檄歸子韶既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後出其門者多為閭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友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為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

與減磨勘徙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奉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一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一日論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累遷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如遷考功覈取賢才

權貴謁請不能阻撓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兼昭文館  
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元宗詔與  
褚無量同爲侍讀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勾  
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  
巨儒就教繆缺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廼召尹知章等  
六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諡曰  
文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擢明經第累遷修  
文館學士元宗爲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

國學令講經建端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在散騎常  
侍毋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  
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  
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上言昔虞舜巡狩秩  
山川徧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嶷高祖  
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  
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致  
祭帝納其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言蘇頌  
祠禹安邑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

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迺選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胄於學迺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  
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令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粹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在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詁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  
以自資也脯腊膜轔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

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  
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迺撰魏典三十篇事詳  
文約學者尚之遷弘文館學士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  
為疏立於學官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  
行冲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迺引國子博士范行  
恭等刊綴為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  
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迺為訓註恐  
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稱名曰釋

疑卒謚曰獻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書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遷博士乃作進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學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退

之奏同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後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遂請乘虛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卒擒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道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請付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為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奏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遠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

部尚書謚曰文退之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  
成就後進士徃徃知名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衣食  
嫁娶喪葬嫂鄭喪為服暮以報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  
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相表裏以左右 六經昔  
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  
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沒其言大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仁宗元豐七年從祀孔  
廟追封昌黎伯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閩中淹該經術天寶東調臨海

別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為例統  
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  
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之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  
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  
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  
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非也助門人  
趙康陸質其高弟也助卒質與其子異錄助所為春秋  
集註總例請康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康字伯循質所  
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質以春秋施士甸以詩中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子陵表彙常彤常蒨以禮蔡廣成以易彊蒙以論語皆  
自名其學而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撰春秋傳未甚博  
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  
見之亦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泉而已  
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  
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  
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  
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子陵表葵苴彤帚蒨以禮蔡廣成以易孺蒙以論語皆  
自名其學而士甸子陵最卓異士甸撰春秋傳未甚傳  
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  
見之亦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佞學者如浚井得泉而已  
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  
以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  
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  
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

陽令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  
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欺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  
知柳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  
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  
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

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惠及犛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  
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  
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  
於頤未悟訪數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子燾寶文閣待

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後

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大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入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

綱目卷之三十三  
三  
令言者攻甚力顯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安石  
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  
為本未嘗及功利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  
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顯闔門  
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  
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顯求監局以便養  
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闕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  
三經義執政阻之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

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顯初  
令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  
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  
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為中正丞顯平  
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  
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  
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  
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  
弟願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復得  
焉顯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  
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  
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  
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顯嘗為安  
石條例司官屬願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顯乃大賢以上

作用云寧宗時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  
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業為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  
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  
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詔為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 五  
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目為姦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移陝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

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顯賜謚曰正公封伊陽

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自謂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

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

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



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賦歛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賜諡曰明封郕伯從祀孔廟弟戡字夫祺第進士熙寧初為監察御史

秉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狗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 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  
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  
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  
端緒而雍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稱疾不之官雍  
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飾

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  
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然燕笑不  
為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  
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常曰其心

經子廣通元 卷之三十三 九  
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  
之將終衆議喪葬事於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  
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  
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  
外篇漁樵問答詩曰擊壤集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為  
友伯溫入問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為再世交故學益博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  
潞州長子縣尉章惇嘗事康節及為相欲用伯溫伯溫

不往會法當吏部銓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  
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  
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  
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  
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  
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  
溫既辨之又著為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  
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  
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輝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  
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  
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州路  
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  
修撰

胡瑗字翼之宋秦州海陵人如臯縣門人稱為安定先生  
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貧  
甚無以自給往秦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  
年不歸省范仲淹嘗與翼之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  
仁從學焉程頤傳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仁

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翼之布衣  
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  
各一虞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翼之秘書省校書  
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物議其迂久之諸  
士子知為學之本樂從之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  
乎仁義禮樂彛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  
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雖  
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

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春詔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至皇祐五年冬十月召至京師為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警異之即請相見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一日侍講上前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翼

之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以疾辭天子遣中使

引醫來數為存問越明年石介忤權怨而報之錮子孫

貶孫復翼之在病以聞不能朝一日三上章求去天子

不强留詔馳驛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諸生

以師禮送出郊各餞於祖道如有所失不忍舍翼之始

於蘇湖則教行於東南之士既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

之齒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

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

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翼之弟

子也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  
輔之簡諒劉彝之善興水利皆出其門自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翼之為首稱焉翼之隨長子志  
康杭州察推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  
十有七謚文昭詔賻其家葬於烏程之何山在今浙江  
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詢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鏤刻駢偶洪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永叔游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  
賸至志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  
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從尹洙梅堯臣游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永叔貽書責之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遷乾  
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永叔笑而

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永叔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永叔乃為朋黨論以進帝獨  
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  
來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奉使河東河東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  
永叔慨然上疏邪黨益忌永叔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

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  
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  
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永叔復用有詐為永叔  
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  
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嘉祐二年知  
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永叔痛排  
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永叔出聚譟  
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如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丞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

名京師亦治旬月改辟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永叔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初即位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永叔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歲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葬於新鄭旌賢卿永叔始在滁州號醉翁晚

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永叔旁通六經尤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自撰五代史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允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宋史論曰漢之文涉晉魏而



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  
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  
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父池天章閣待制  
光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釋卷仁  
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  
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  
判官事以便省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

官事改大理評寺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  
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夏竦賜謚文  
正光皆疏論改正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改  
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  
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  
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帝大感動未幾詔英宗  
判宗正遂立為皇子改光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  
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疏論脩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仁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盜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遺書責宰相吳克元豐五年忽得語溢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内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  
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  
終篇賜以穎卹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  
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  
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  
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  
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  
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  
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  
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

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是年九月薨  
於西府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  
堂禮成不賀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塋以一品禮服賻絹  
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  
粹德光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

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  
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  
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繁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  
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楊子十三  
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  
讀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  
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

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奪贈謚仆所立碑追  
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  
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欽宗靖康元年還贈  
謚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  
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胡安國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竒重之  
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  
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

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  
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  
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  
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  
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  
人黨人范純仁容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  
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  
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  
直前事復安國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

都學事稱疾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勛合薦除  
屯田郎辭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  
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  
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鄉試矣既試除中書舍人賜  
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除安國右文殿修  
撰知通州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郎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  
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

安國言昨因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  
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  
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永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建炎  
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紹興元年  
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  
篇先獻之論入復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  
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  
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

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初顧浩都督江  
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且曰  
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顧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  
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  
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  
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  
落職提舉僊都觀渡南江而休於衡嶽之下將終身焉

五年除徽猷閣侍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  
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  
傳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  
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徧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  
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

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則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

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於潭州相潭縣龍穴山安國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



字粹温儀貌雍穆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安國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常釋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於世國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宮安國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不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

挺然獨秀者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

稱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為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

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管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争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為京兆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

顓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者顓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顓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

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顓典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

大學博士純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  
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  
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  
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  
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  
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薦

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光洛陽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謂頤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  
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  
康初种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  
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害

焯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師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三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實師願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自欺君父遂留不進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叅知政事劉大

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

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  
二年卒年七十二淳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頗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  
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已年四十事頤愈恭一  
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  
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

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  
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  
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  
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  
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

聽若示以怯懦之形萎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常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養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

有以啟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獬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

諫者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徒步往學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

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畧曰天下有三本父母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

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講學功在深潛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

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徙步而形勢不同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  
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  
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  
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  
勁特克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  
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  
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常為監察御史  
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周孚先字伯忱弟恭先字伯溫晉陵人俱從程顥學顥嘗  
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一日問曰學者要自  
得汝從事覺有所得否孚先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  
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  
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與能屢空耳兄弟俱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  
尤篤于信道孚先由四明鹽場調建德尉不就乞祠恭  
先終坑冶幹官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五

南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十進士歷司

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

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

紹興十八年第十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克弟子員禁

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

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主和論不合歸陳峻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

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指斥近習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復言於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日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

點江西刑獄公事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  
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  
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  
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  
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明年以子喪請祠時

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  
衛司以學不及熹乞召為

王府直講優詔不允辭

位趙汝愚

傅良除煥章閣

人對首言

之役回就慈

原書損缺

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

自責減省輿衛

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四  
點江西刑獄公事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  
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  
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  
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  
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明年以子喪請祠時

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  
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  
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王府直講優詔不允辭  
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傳良除煥章閣  
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  
之役回就慈

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居又  
自責減省輿衛  
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

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  
浹洽疏入不報熹又奏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  
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  
廟議宗朝迭毀之制廟堂不以聞即毀徹僖宣廟室始  
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  
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  
胄為慮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  
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

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  
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  
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  
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翼日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  
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  
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劉德秀胡  
紘陳賈劉三傑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  
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

選人余壽至上書乞斬熹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

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朱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孫浚兵部侍郎福安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請念宗社之讎耻閔中原之塗炭稽古親賢以自輔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

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栻劾請論罪不報栻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徃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時韓侂胄禁偽學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

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一日謂沉曰可謝容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啟蒙一易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

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  
熹為之序及葬熹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  
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並躬耕不仕  
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元  
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潛反覆數十年然  
後成書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  
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  
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次子抗  
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  
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奇之因命受業朱  
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  
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栻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  
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  
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眾熹  
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  
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  
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有尸尋知漢陽軍值歲  
饑荒政且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  
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  
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  
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野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季珏辟為叅議官再辭不受既而

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  
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俄再命知安  
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  
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  
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  
淮豪傑游而豪傑徃徃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  
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侷儻  
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翕然相向此聲既  
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

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  
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  
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  
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  
其齋而自做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  
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  
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允諸

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  
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  
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  
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  
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  
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  
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  
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  
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

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郎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官

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九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加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靖元年中弟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叅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

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  
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  
于庭示以傷在脅翼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  
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交諫弗聽  
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  
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  
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寃  
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  
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

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  
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  
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  
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  
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子櫟擢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  
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  
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

讀無物不格其與學者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少  
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少工夫惟當開拓  
心胃須萬里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  
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  
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  
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  
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  
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  
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

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  
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  
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  
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  
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  
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真德秀  
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



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  
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  
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  
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  
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閱之與一子思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  
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  
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殍殣盈野或  
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

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  
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  
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少好荀楊老莊書後登朱熹門熹  
首問讀何書如何用力剛中以所業對熹曰此非乃所  
學也剛中遂專聽熹言熹為易其字曰近仁與黃榦友  
善切磋之益居多既歸築室謀學號曰琴軒從學者甚

衆嘉定四年第進士調漢陽簿蘭溪丞所著有師友問答集西漢竒語等書

陸九淵字子靜撫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讀古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宇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在行都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

之條折其故悉如其心淳熙元年調紹興府靖安縣主簿二年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諸君子信之鵝湖寺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三年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崇安縣八年訪朱元晦於南康元晦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

子靜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是年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九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十年除勅令所刪定官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識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或勸子

靜著書曰六經注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中而卒時紹熙三年也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于世子靜與子壽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子書是崇信蓋謂此

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初與朱元晦會鷺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後子靜至白鹿洞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元晦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元晦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甚廢講學而專務踐履然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但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宋潛溪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晝之為屋漏

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渙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邱瓊山曰元儒吳徵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

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門人之最著者曰  
袁燮楊簡舒璘沈煥 皇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  
儒陸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徙壽春六世祖文靖公夷簡徙  
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始居婺州伯  
恭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  
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  
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隆興元年進  
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

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  
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規模  
當定方畧當審召使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  
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  
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  
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管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  
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  
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卿者 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

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  
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願 陛下虛  
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謂圖任或誤  
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  
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遷著作郎  
以告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  
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  
後宜委館職鈐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  
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錫名皇宋

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  
陳騏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  
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騏不得已草  
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淳  
熙八年卒年四十五墓在今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東明  
招山惠安寺之傍朱文公書石刻云宋東萊先生呂伯  
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  
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少  
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

懷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 皇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劉彌邵字壽翁父沒家貧遺書數厨彌邵卧起其間不為舉子業以學古為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

斷制義禮一以洙泗關洛之語為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髦確然不移少以貧食于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郡守楊棟創尊德堂于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而卒年八十二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為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

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兼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

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希元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司副使希元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希元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



希元希元上章目明朝廷悟與峴奉祠受庠幹官尋亦  
召還希元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  
撰知龍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  
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  
未及行以母喪歸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以廉仁公勒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  
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  
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  
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二縣置社倉以徧及

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為中  
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  
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上初御清暑殿希元  
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考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  
桶當如二祖在上 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  
人主之奉今宮閣之義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  
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視朝之勤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

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希元所主  
濟王贈典既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  
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  
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以往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  
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  
寧有公私之異闕縣里正若督賦革之屬縣若貴糶便  
直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滅京  
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

希元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  
弊直見惟 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  
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  
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  
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  
嘉納改翰林學士知訓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  
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脩勅令經武要畧三乞辭祿  
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

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尋卒時端平二年也上震悼輟視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期以公輔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希元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希元乃奏言此

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其議論與範不同如前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希元之學以朱文公為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今浦城縣南孝弟里布希元墓 皇明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

先儒真子

趙善湘字清臣宋濮安懿王五世孫居于鄞慶元初進士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後為鹽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卒贈少師所著有周易約說周易或問周易續問周易指要學易補過春秋三傳通議等書及書詞共百餘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為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卒年八十一謚文定

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文集三十卷而與王相問辯者十有八卷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栢號魯齋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正傳即往從之獲聞立志居敬之旨趙景緯守台聘為上蔡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子弟禮卒謚文獻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濂溪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言天文考地理考墨

林考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襟志周子發通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金履祥蘭谿人景文曾孫少有經世志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子之傳者履祥講貫精詳踐履篤實宋末以史館編脩召不及用而國亡遂絕意仕進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糾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採子史以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大學疏義尚書表註論孟考證中庸標註仁山文集諸經傳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

入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為學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為火也稍長入小學儼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不懈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波注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

秋初夜宴坐於床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為一體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長敬仲二歲夜集雙明閣上從容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亦未省適平曰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質明北面納弟子禮時八年秋七月也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白無罪命勘平

日敬仲曰吏今日無罪必撻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嵎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其言坦易明白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既赴監講乾絲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入自慶幸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會遂丞相趙汝愚敬

仲上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遷  
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三  
劄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  
誦流至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三年旱蝗詔求直言敬仲上封事授著作即將作少監  
入對問答往復漏過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  
院編修官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疏不果上以面對  
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温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  
表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

士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  
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  
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  
老稚扶携緣道傾城哭送入對奏言宜盡掃喜順惡逆  
之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降民怨自銷禍亂不作累  
遷將作監兼寶錄檢討官時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  
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蹙然曰得土  
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况此中土故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豈上帝綏四方

之道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寶謨閣侍  
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寶謨閣學  
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有其歸自胄監也家  
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  
熙光咏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  
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  
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己先生是以有己  
易人皆徇目為見狗耳為聞而不明夫不可見聞之妙  
是以有閒居解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

生意必固我故蔽之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及其所自  
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疑似支離卒莫見道  
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最急者五次急者八是以有治  
務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終

